# 資治通鑑/卷18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一百八十四 ◄

資治通鑑
卷一百八十五 唐紀一

► 卷一百八十六

起著雍攝提格正月，盡七月，不滿一年。

資治通鑑 第185卷
卷第一百八十五

【唐紀一】　起著雍攝提格正月，盡七月，不滿一年。

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上之上武德元年（戊寅，公元六一八年）

春，正月，丁未朔，隋恭帝詔唐王劍履上殿，贊拜不名。唐王既克長安，以書諭諸郡縣，於是東自商洛，南盡巴、蜀，郡縣長吏及盜賊渠帥、氐羌酋長，爭遣子弟入見請降，有司復書，日以百數。

王世充既得東都兵，進擊李密於洛北，敗之，遂屯鞏北。辛酉，世充命諸軍各造浮橋渡洛擊密，橋先成者先進，前後不一。虎賁郎將王辯破密外柵，密營中驚擾，將潰；世充不知，鳴角收眾，密因帥敢死士乘之，世充大敗，爭橋溺死者萬餘人。王辯死，世充僅自免，洛北諸軍皆潰。世充不敢入東都，北趣河陽。是夜，疾風寒雨，軍士涉水沾濕，道路凍死者又以萬數。世充獨與數千人至河陽，自縶獄請罪，越王侗遣使赦之，召還東都，賜金帛、美女以安其意。世充收合亡散，得萬餘人，屯含嘉城，不敢復出。

密乘勝進據金墉城，修其門堞、廬舍而居之，鉦鼓之聲，聞於東都；未幾，擁兵三十餘萬，陳於北邙，南逼上春門。乙丑，金紫光祿大夫段達、民部尚書韋津出兵拒之。達望見密兵盛，懼而先還。密縱兵乘之，軍遂潰，韋津死。於是偃師、柏谷及河陽都尉獨孤武都、檢校河內郡丞柳燮、職方郎柳續等各舉所部降於密。竇建德、朱粲、孟海公、徐圓朗等並遣使奉表勸進，密官屬裴仁基等亦上表請正位號，密曰：「東都未平，不可議此。」

戊辰，唐王以世子建成為左元帥，秦公世民為右元帥，督諸軍十餘萬人救東都。

東都乏食，太府卿元文都等募守城不食公糧者進散官二品，於是商賈執象而朝者，不可勝數。

二月，己卯，唐王遣太常卿鄭元璹將兵出商洛，徇南陽，左領軍府司馬安陸馬元規徇安陸及荊、襄。

李密遣房彥藻、鄭頲等東出黎陽，分道招慰州縣。以梁郡太守楊汪為上柱國、宋州總管，又以手書與之曰：「昔在雍丘，曾相追捕，射鉤斬袂，不敢庶幾。」汪遣使往來通意，密亦羈縻待之。彥藻以書招竇建德，使來見密。建德復書，卑辭厚禮，托以羅藝南侵，請捍御北垂。彥藻還，至衛州，賊帥王德仁邀殺之。德仁有眾數萬，據林慮山，四出抄掠，為數州之患。

三月，己酉，以齊公元吉為鎮北將軍、太原道行軍元帥、都督十五郡諸軍事，聽以便宜從事。

隋煬帝至江都，荒淫益甚，宮中為百餘房，各盛供張，實以美人，日令一房為主人。江都郡丞趙元楷掌供酒饌，帝與蕭后及幸姬歷就宴飲，酒卮不離口，從姬千餘人亦常醉。然帝見天下危亂，意亦擾擾不自安，退朝則幅巾短衣，策杖步游，遍歷台館，非夜不止，汲汲顧景，唯恐不足。

帝自曉占候卜相，好為吳語；常夜置酒，仰視天文，謂蕭后曰：「外間大有人圖儂，然儂不失為長城公，卿不失為沈後，且共樂飲耳！」因引滿沉醉。又嘗引鏡自照，顧謂蕭后曰：「好頭頸，誰當斫之？」后驚問故，帝笑曰：「貴賤苦樂，更迭為之，亦復何傷！」

帝見中原已亂，無心北歸，欲都丹楊，保據江東，命群臣廷議之。內史侍郎虞世基等皆以為善；右候衛大將軍李才極陳不可，請車駕還長安，與世基忿爭而出。門下錄事衡水李桐客曰：「江東卑濕，土地險狹，內奉萬乘，外給三軍，民不堪命，恐亦將散亂耳。」御史劾桐客謗毀朝政。於是公卿皆阿意言：「江東之民望幸已久，陛下過江，撫而臨之，此大禹之事也。」乃命治丹楊宮，將徙都之。

時江都糧盡，從駕驍果多關中人，久客思鄉里，見帝無西意，多謀叛歸。郎將竇賢遂帥所部西走，帝遣騎追斬之，而亡者猶不止，帝患之。虎賁郎將扶風司馬德戡素有寵於帝，帝使領驍果屯於東城，德戡與所善虎賁郎將元禮、直閤裴虔通謀曰：「今驍果人人欲亡，我欲言之，恐先事受誅；不言，於後事發，亦不免族滅，奈何？又聞關內淪沒，李孝常以華陰叛，上囚其二弟，欲殺之。我輩家屬皆在西，能無此慮乎？」二人皆懼，曰：「然計將安出？」德戡曰：「驍果若亡，不若與之俱去。」二人皆曰：「善！」因轉相招引，內史舍人元敏、虎牙郎將趙行樞、鷹揚郎將孟秉、符璽郎李覆、牛方裕、直長許弘仁、薛世良、城門郎唐奉義、醫正張愷、勳士楊士覽等皆與之同謀，日夜相結約，於廣座明論叛計，無所畏避。有宮人白蕭后曰：「外間人人欲反。」后曰：「任汝奏之。」宮人言於帝，帝大怒，以為非所宜言，斬之。其後宮人復白后，后曰：「天下事一朝至此，無可救者，何用言之！徒令帝憂耳！」自是無復言者。

趙行樞與將作少監宇文智及素厚，楊士覽，智及之甥也，二人以謀告智及，智及大喜。德戡等期以三月望日結黨西遁，智及曰：「主上雖無道，威令尚行，卿等亡去，正如竇賢取死耳。今天實喪隋，英雄並起，同心叛者已數萬人，因行大事，此帝王之業也。」德戡等然之。行樞、薛世良請以智及兄右屯衛將軍許公化及為主，結約既定，乃告化及。化及性駑怯，聞之，變色流汗，既而從之。

德戡使許弘仁、張愷入備身府，告所識者云：「陛下聞驍果欲叛，多醞毒酒，欲因享會，盡鴆殺之，獨與南人留此。」驍果皆懼，轉相告語，反謀益急。乙卯，德戡悉召驍果軍吏，諭以所為，皆曰：「唯將軍命！」是日，風霾晝昏。晡後，德戡盜御廄馬，潛厲兵刃。是夕，元禮、裴虔通直閤下，專主殿內；唐奉義主閉城門，與虔通相知，諸門皆不下鍵。至三更，德戡於東城集兵得數萬人，舉火與城外相應。帝望見火，且聞外喧囂，問何事。虔通對曰：「草坊失火，外人共救之耳。」時內外隔絕，帝以為然。智及與孟秉於城外集千餘人，劫候衛虎賁馮普樂佈兵分守衢巷。燕王倓覺有變，夜，穿芳林門側水竇而入，至玄武門，詭奏曰：「臣猝中風，命懸俄頃，請得面辭。」裴虔通等不以聞，

執囚之。丙辰，天未明，德戡授虔通兵，以代諸門衛士。虔通自門將數百騎至成象殿，宿衛者傳呼有賊；虔通乃還，閉諸門，獨開東門，驅殿內宿衛者令出，皆投仗而走。右屯衛將軍獨孤盛謂虔通曰：「何物兵，形勢太異！」虔通曰：「事勢已然，不預將軍事；將軍慎毋動！」盛大罵曰：「老賊，是何物語！」不及被甲，與左右十餘人拒戰，為亂兵所殺。盛，楷之弟也。千牛獨孤開遠帥殿內兵數百人詣玄武門，叩閣請曰：「兵仗尚全，猶堪破賊。陛下若出臨戰，人情自定；不然，禍今至矣！」竟無應者，軍士稍散。賊執開遠，義而釋之。先是，帝選驍健官奴數百人置玄武門，謂之給使，以備非常，待遇優厚，至以宮人賜之。司宮魏氏為帝所信，化及等結之使為內應。是日，魏氏矯詔悉聽給使出外，倉猝之際，無一人在者。

德戡等引兵自玄武門入，帝聞亂，易服逃西閣。虔通與元禮進兵排左閣，魏氏啟之，遂入永巷，問：「陛下安在？」有美人出，指之。校尉令狐行達拔刀直進，帝映窗扉謂行達曰：「汝欲殺我邪？」對曰：「臣不敢，但欲奉陛下西還耳。」因扶帝下閣。虔通，本帝為晉王時親信左右也，帝見之，謂曰：「卿非我敵人乎！何恨而反？」對曰：「臣不敢反，但將士思歸，欲奉陛下還京師耳。」帝曰：「朕方欲歸，正為上江米船未至，今與汝歸耳！」虔通因勒兵守之。

至旦，孟秉以甲騎迎化及，化及戰慄不能言，人有來謁之者，但俯首據鞍稱罪過。化及至城門，德戡迎謁，引入朝堂，號為丞相。裴虔通謂帝曰：「百官悉在朝堂，陛下須親出慰勞。」進其從騎，逼帝乘之；帝嫌其鞍勒弊，更易新者，乃乘之。虔通執轡挾刀出宮門，賊徒喜噪動地。化及揚言曰：「何用持此物出，亟還與手。」帝問：「世基何在？」賊黨馬文舉曰：「已梟首矣！」於是引帝還至寢殿，虔通、德戡等拔白刃侍立。帝歎曰：「我何罪至此？」文舉曰：「陛下違棄宗廟，巡遊不息，外勤征討，內極奢淫，使丁壯盡於矢刃，女弱填於溝壑，四民喪業，盜賊蜂起；專任佞諛，飾非拒諫；何謂無罪！」帝曰：「我實負百姓；至於爾輩，榮祿兼極，何乃如是！今日之事，孰為首邪？」德戡曰：「溥天同怨，何止一人！」化及又使封德彝數帝罪，帝曰：「卿乃士人，何為亦爾！」德彝赧然而退。帝愛子趙王杲，年十二，在帝側，號慟不已，虔通斬之，血濺御服。賊欲弒帝，帝曰：「天子死自有法，何得加以鋒刃！取鴆酒來！」文舉等不許，使令狐行達頓帝令坐。帝自解練巾授行達，縊殺之。初，帝自知必及於難，常以罌貯毒藥自隨，謂所幸諸姬曰：「若賊至，汝曹當先飲之，然後我飲。」及亂，顧索藥，左右皆逃散，竟不能得。蕭后與宮人撤漆床板為小棺，與趙王杲同殯於西院流珠堂。

帝每巡幸，常以蜀王秀自隨，囚於驍果營。化及弒帝，欲奉秀立之，眾議不可，乃殺秀

及其七男。又殺齊王暕及其二子並燕王倓，隋氏宗室、外戚，無少長皆死。唯秦王浩素與智及往來，且以計全之。齊王暕素失愛於帝，恆相猜忌。帝聞亂，顧蕭后曰：「得非阿孩邪？」化及使人就第誅暕，暕謂帝使收之，曰：「詔使且緩兒，兒不負國家！」賊曳至街中，斬之，暕竟不知殺者為誰，父子至死不相明。又殺內史待郎虞世基、御史大夫裴蘊、左翊衛大將軍來護兒、秘書監袁充、右翊衛將軍宇文協、千牛宇文晶、梁公蕭鉅等及其子。鉅，琮之弟子也。

難將作，江陽長張惠紹馳告裴蘊，與惠紹謀矯詔發郭下兵收化及等，扣門援帝。議定，遣報虞世基；世基疑告反者不實，抑而不許。須臾，難作，蘊歎曰：「謀及播郎，竟誤人事！」虞世基宗人人及謂世基子符璽郎熙曰：「事勢已然，吾將濟卿南渡，同死何益？」熙曰：「棄父背君，求生何地？感尊之懷，自此決矣！」世基弟世南抱世基號泣，請以身代，化及不許。黃門侍郎裴矩知必將有亂，雖廝役皆厚遇之，又建策為驍果娶婦；及亂作，賊皆曰：「非裴黃門之罪。」既而化及至，矩迎拜馬首，故得免。化及以蘇威不預朝政，亦免之。威名位素重，往參化及；化及集眾而見之，曲加殊禮。百官悉詣朝堂賀，給事郎許善心獨不至。許弘仁馳告之曰：「天子已崩，宇文將軍攝政，闔朝文武咸集。天道人事自有代終，何預於叔而低回若此？」善心怒，不肯行。弘仁反走上馬，泣而去。化及遣人就家擒至朝堂，既而釋之。善心不舞蹈而出，化及怒曰：「此人大負氣！」覆命擒還，殺之。其母範氏，年九十二，撫柩不哭，曰：「能死國難，吾有子矣！」因臥不食，十餘日而卒。唐王之入關也，張季珣之弟仲琰為上洛令，帥吏民拒守，部下殺之以降。宇文化及之亂，仲琰弟琮為千牛左右，化及殺之，兄弟三人皆死國難，時人愧之。

化及自稱大丞相，總百揆。以皇后令立秦王浩為帝，居別宮，令發詔畫敕書而已，仍以兵監守之。化及以弟智及為左僕射，士及為內史令，裴矩為右僕射。

乙卯，徙秦公世民為趙公。

戊辰，隋恭帝詔以十郡益唐國，仍以唐王為相國，總百揆，唐國置丞相以下官，又加九錫。王謂僚屬曰：「此諂諛者所為耳。孤秉大政而自加寵錫，可乎？必若循魏、晉之跡，彼皆繁文偽飾，欺天罔人；考其實不及五霸，而求名欲過三王，此孤常所非笑，竊亦恥之。」或曰：「歷代所行，亦何可廢！」王曰：「堯、舜、湯、武，各因其時，取與異道，皆推其至誠以應天順人，未聞夏、商之末必效唐、虞之禪也。若使少帝有知，必不肯為；若其無知，孤自尊而飾讓，平生素心所不為也。」但改丞相為相國府，其九錫殊

禮，皆歸之有司。

宇文化及以左武衛將軍陳稜為江都太守，綜領留事。壬申，令內外戒嚴，雲欲還長安。皇后六宮皆依舊式為御宮，營前別立帳，化及視事其中，仗衛部伍，皆擬乘輿。奪江都人舟楫，取彭城水路西歸。以折衝郎將沈光驍勇，使將給使營於禁內。行至顯福宮，虎賁郎將麥孟才、虎牙郎錢傑與光謀曰：「吾儕受先帝厚恩，今俯首事仇，受其驅帥，何面目視息世間哉！吾必欲殺之，死無所恨！」光泣曰：「是所望於將軍也！」孟才乃糾合恩舊，帥所將數千人，期以晨起將發時襲化及。語洩，化及夜與腹心走出營外，留人告司馬德戡等，使討之。光聞營內喧，知事覺，即襲化及營，空無所獲，值內史侍郎元敏，數而斬之。德戡引兵入圍之，殺光，其麾下數百人皆斗死，一無降者，孟才亦死。孟才，鐵杖之子也。

武康沈法興，世為郡著姓，宗族數千家。法興為吳興太守，聞宇文化及弒逆，舉兵，以討化及為名。比至烏程，得精卒六萬，遂攻餘杭、毘陵、丹楊，皆下之，據江表十郡。自稱江南道大總管，承製置百官。

東國公竇抗，唐王之妃兄也。煬帝使行長城於靈武；聞唐王定關中，癸酉，帥靈武、鹽川等數郡來降。

夏，四月，稽胡寇富平，將軍王師仁擊破之。又五萬餘人寇宜春，相國府咨議參軍竇軌將兵討之，戰於黃欽山。稽胡乘高縱火，官軍小卻；軌斬其部將十四人，拔隊中小校代之，勒兵復戰。軌自將數百騎居軍後，令之曰：「聞鼓聲有不進者，自後斬之！」既而鼓之，將士爭先赴敵，稽胡射之不能止；遂大破之，虜男女二萬口。

世子建成等至東都，軍於芒華苑；東都閉門不出，遣人招諭，不應。李密出軍爭之，小戰，各引去。城中多欲為內應者，趙公世民曰：「吾新定關中，根本未固，懸軍遠來，雖得東都，不能守也。」遂不受。戊寅，引軍還。世民曰：「城中見吾退，必來追躡。」乃設三伏於三王陵以待之；段達果將萬餘人追之，遇伏而敗。世民逐北，抵其城下，斬四千餘級。遂置新安、宜陽二郡，使行軍總管史萬寶、盛彥師將兵鎮宜陽，呂紹宗、任瑰將兵鎮新安而還。

初，五原通守檉陽張長遜以中原大亂，舉郡附突厥，突厥以為割利特勒。郝瑗說薛舉，與梁師都及突厥連兵以取長安，舉從之。時啟民可汗之子咄苾，號莫賀咄設，建牙直五

原之北，舉遣使與莫賀咄設謀入寇，莫賀咄設許之。唐王使都水監宇文歆賂莫賀咄設，且為陳利害，止其出兵，又說莫賀咄設遣張長遜入朝，以五原之地歸之中國，莫賀咄設並從之。已卯，武都、宕渠、五原等郡皆降，王即以長遜為五原太守。長遜又詐為詔書與莫賀咄設，示知其謀。莫賀咄設乃拒舉、師都等，不納其使。

戊戌，世子建成等還長安。

東都號令不出四門，人無固志，朝議郎段世弘等謀應西師。會西師已還，乃遣人招李密，期以己亥夜納之。事覺，越王命王世充討誅之。密聞城中已定，乃還。

宇文化及擁眾十餘萬，據有六宮，自奉養一如煬帝。每於帳中南面坐，人有白事者，嘿然不對；下牙，方取啟狀與唐奉義、牛方裕、薛世良、張愷等參決之。以少主浩付尚書省，令衛士十餘人守之，遣令史取其畫敕，百官不復朝參。至彭城，水路不通，復奪民車牛得二千兩，並載宮人珍寶；其戈甲戎器，悉令軍士負之，道遠疲劇，軍士始怨。司馬德戡竊謂趙行樞曰：「君大謬，誤我！當今撥亂，必藉英賢；化及庸暗，群小在側，事將必敗，若之何？」行樞曰：「在我等耳，廢之何難！」初，化及既得政，賜司馬德戡爵溫國公，加光祿大夫；以其專統驍果，心忌之。後數日，化及署諸將分配士卒，以德戡為禮部尚書，外示美遷，實奪其兵柄。德戡由是憤怨，所獲賞賜，皆以賂智及；智及為之言，乃使之將後軍萬餘人以從。於是德戡、行樞與諸將李本、尹正卿、宇文導師等謀以後軍襲殺化及，更立德戡為主；遣人詣孟海公，結為外助；遷延未發，待海公報。許弘仁、張愷知之，以告化及。化及遣宇文士及陽為遊獵，至後軍，德戡不知事露，出營迎謁，因執之。化及讓之曰：「與公戮力共定海內，出於萬死。今始事成，方願共守富貴，公又何反也？」德戡曰：「本殺昏主，苦其淫虐；推立足下，而又甚之；逼於物情，不獲已也。」化及縊殺之，並殺其支黨十餘人。孟海公畏化及之強，帥眾具牛酒迎之。李密據鞏洛以拒化及，化及不得西，引兵向東郡，東郡通守王軌以城降之。

辛丑，李密將井陘王君廓帥眾來降。君廓本群盜，有眾數千人，與賊帥韋寶、鄧豹合軍虞鄉，唐王與李密俱遣使招之。寶、豹欲從唐王，君廓偽與之同，乘其無備，襲擊，破之，奪其輜重，奔李密；密不禮之，復來降，拜上柱國，假河內太守。

蕭銑即皇帝位，置百官，准梁室故事。謚其從父琮為孝靖皇帝，祖巖為河間忠烈王，父璿為文憲王，封董景珍等功臣七人皆為王。遣宋王楊道生擊南郡，下之，徙都江陵，修復園廟。引岑文本為中書侍郎，使典文翰，委以機密。又使魯王張繡徇嶺南，隋將張鎮

周、王仁壽等拒之；既而聞煬帝遇弒，皆降於銑。欽州刺史寧長真亦以鬱林、始安之地附於銑。漢陽太守馮盎以蒼梧、高涼、珠崖、番禺之地附於林士弘。銑、士弘各遣人招交趾太守丘和，和不從。銑遣寧長真帥嶺南兵自海道攻和，和欲出迎之，司法書佐高士廉說和曰：「長真兵數雖多，懸軍遠至，不能持久，城中勝兵足以當之，奈何望風受制於人！」和從之，以士廉為軍司馬，將水陸諸軍逆擊，破之，長真僅以身免，盡俘其眾。既而有驍果自江都至，得煬帝凶問，亦以郡附於銑。士廉，勣之子也。

始安郡丞李襲志，遷哲之孫也，隋末，散家財，募士得三千人，以保郡城；蕭銑、林士弘、曹武徹迭來攻之，皆不克。聞煬帝遇弒，帥吏民臨三日。或說襲志曰：「公中州貴族，久臨鄙郡，華、夷悅服。今隋室無主，海內鼎沸，以公威惠，號令嶺表，尉佗之業可坐致也。」襲志怒曰：「吾世繼忠貞，今江都雖覆，宗社尚存，尉佗狂僭，何足慕也！」欲斬說者，眾乃不敢言。堅守二年，外無聲援，城陷，為銑所虜，銑以為工部尚書，檢校桂州總管。於是東自九江，西抵三峽，南盡交趾，北距漢川，銑皆有之，勝兵四十餘萬。

煬帝凶問至長安，唐王哭之慟，曰：「吾北面事人，失道不能救，敢忘哀乎！」

五月，山南撫慰使馬元規擊朱粲於冠軍，破之。

王德仁既殺房彥澡，李密遣徐世勣討之。德仁兵敗，甲寅，與武安通守袁子幹皆來降，詔以德仁為鄴郡太守。

戊午，隋恭帝禪位於唐，遜居代邸。甲子，唐王即皇帝位於太極殿，遣刑部尚書蕭造告天於南郊，大赦，改元。罷郡，置州，以太守為刺史。推五運為土德，色尚黃。

隋煬帝凶問至東都，戊辰，留守官奉越王即皇帝位，大赦，改元皇泰。是日於朝堂宣旨，以時鐘金革，公私皆即日大祥。追謚大行曰明皇帝，廟號世祖；追尊元德太子曰成皇帝，廟號世宗。尊母劉良娣為皇太后。以段達為納言、陳國公，王世充為納言、鄭國公，元文都為內史令、魯國公，皇甫無逸為兵部尚書、杞國公，又以盧楚為內史令，郭文懿為內史侍郎，趙長文為黃門侍郎，共掌朝政，時人號「七貴」。皇泰主眉目如畫，溫厚仁愛，風格儼然。

辛未，突厥始畢可汗遣骨咄祿特勒來，宴之於太極殿，奏九部樂。時中國人避亂者多入

突厥，突厥強盛，東自契丹、室韋，西盡吐谷渾、高昌，諸國皆臣之，控弦百餘萬。帝以初起資其兵馬，前後餉遺，不可勝紀。突厥恃功驕倨，每遣使者至長安，多暴橫，帝優容之。

壬申，命裴寂、劉文靜等修定律令。置國子、太學、四門生，合三百餘員，郡縣學亦各置生員。

六月，甲戌朔，以趙公世民為尚書令，黃台公瑗為刑部侍郎，相國府長史裴寂為右僕射、知政事，司馬劉文靜為納言，司錄竇威為內史令，李綱為禮部尚書、參掌選事，掾殷開山為吏部侍郎，屬趙慈景為兵部侍郎，韋義節為禮部侍郎，主簿陳叔達、博陵崔民幹並為黃門侍郎，唐儉為內史侍郎，錄事參軍裴晞為尚書右丞；以隋民部尚書蕭瑀為內史令，禮部尚書竇璡為戶部尚書，蔣公屈突通為兵部尚書，長安令獨孤懷恩為工部尚書。瑗，上之從子；懷恩，舅子也。

上待裴寂特厚，群臣無與為比，賞賜服玩，不可勝紀；命尚書奉御日以御膳賜寂，視朝必引與同坐，入閣則延之臥內；言無不從，稱為裴監而不名。委蕭瑀以庶政，事無大小，莫不關掌。瑀亦孜孜盡力，繩違舉過，人皆憚之，毀之者眾，終不自理。上嘗有敕而內史不時宣行，上責其遲，瑀對曰：「大業之世，內史宣敕，或前後相違，有司不知所從，其易在前，其難在後；臣在省日久，備見其事。今王業經始，事系安危，遠方有疑，恐失機會，故臣每受一敕必勘審，使與前敕不違，始敢宣行；稽緩之愆，實由於此。」上曰：「卿用心如是，吾復何憂！」

初，帝遣馬元規慰撫山南，南陽郡丞河東呂子臧獨據郡不從；元規遣使數輩諭之，皆為子臧所殺。及煬帝遇弒，子臧發喪成禮，然後請降；拜鄧州刺史，封南郡公。

廢大業律令，頒新格。

上每視事，自稱名，引貴臣同榻而坐。劉文靜諫曰：「昔王導有言：『若太陽俯同萬物，使群生何以仰照！』今貴賤失位，非常久之道。」上曰：「昔漢光武與嚴子陵共寢，子陵加足於帝腹。今諸公皆名德舊齒，平生親友，宿昔之歡，何可忘也。公勿以為嫌！」

戊寅，隋安陽令呂崟以相州來降，以為相州刺史。

己卯，祔四親廟主。追尊皇高祖瀛州府君曰宣簡公；皇曾祖司空曰懿王；皇祖景王曰景皇帝，廟號太祖，祖妣曰景烈皇后；皇考元王曰元皇帝，廟號世祖，妣獨孤氏曰元貞皇后；追謚妃竇氏曰穆皇后。每歲祀昊天上帝、皇地示氏、神州地示氏，以景帝配，感生帝、明堂，以元帝配。庚辰，立世子建成為皇太子，趙公世民為秦王，齊公元吉為齊王，宗室黃瓜公白駒為平原王，蜀公孝基為永安王，柱國道玄為淮陽王，長平公叔良為長平王，鄭公神通為永康王，安吉公神符為襄邑王，柱國德良為新興王，上柱國博叉為隴西王，上柱國奉慈為勃海王。孝基、叔良、神符、德良，帝之從父弟；博叉、奉慈，弟子；道玄，從父兄子也。

癸未，薛舉寇涇州。以秦王世民為元帥，將八總管兵以拒之。

遣太僕卿宇文明達招慰山東，以永安王孝基為陝州總管。時天下未定，凡邊要之州，皆置總管府，以統數州之兵。

乙酉，奉隋帝為酅國公。詔曰：「近世以來，時運遷革，前代親族，莫不誅夷。興亡之效，豈伊人力！其隋蔡王智積等子孫，並付所司，量才選用。」

東都聞宇文化及西來，上下震懼。有蓋琮者，上疏請說李密與之合勢拒化及。元文都謂盧楚等曰：「今仇恥未雪而兵力不足，若赦密罪使擊化及，兩賊自鬥，吾徐承其弊。化及既破，密兵亦疲；又其將士利吾官賞，易可離間，並密亦可擒也。」楚等皆以為然，即以琮為通直散騎常侍，繼敕書賜密。

丙申，隋信都郡丞東萊麴稜來降，拜冀州刺史。

丁酉，萬年縣法曹武城孫伏伽上表，以為：「隋以惡聞其過亡天下。陛下龍飛晉陽，遠近響應，未期年而登帝位；徒知得之之易，不知隋失之之不難也。臣謂宜易其覆轍，務盡下情。凡人君言動，不可不慎。竊見陛下今日即位而明日有獻鷂雛者，此乃少年之事，豈聖主所須哉！又，百戲散樂，亡國淫聲。近太常於民間借婦女裙襦五百餘襲以充妓衣，擬五月五日玄武門遊戲，此亦非所以為子孫法也。凡如此類，悉宜廢罷。善惡之習，朝夕漸染，易以移人。皇太子、諸王參僚左右，宜謹擇其人；其有門風不能雍睦，為人素無行義，專好奢靡，以聲色遊獵為事者，皆不可使之親近也。自古及今，骨肉乖離，以至敗國亡家，未有不因左右離間而然也。願陛下慎之。」上省表大悅，下詔褒稱，擢為治書侍御史，賜帛三百匹，仍頒示遠近。

辛丑，內史令延安靖公竇威薨。以將作大匠竇抗兼納言，黃門侍郎陳叔達判納言。

宇文化及留輜重於滑台，以王軌為刑部尚書，使守之，引兵北趣黎陽。李密將徐世勣據黎陽，畏其軍鋒，以兵西保倉城。化及渡河，保黎陽，分兵圍世勣。密帥步騎二萬，壁於清淇，與世勣以烽火相應，深溝高壘，不與化及戰。化及每攻倉城，密輒引兵以掎其後。密與化及隔水而語，密數之曰：「卿本匈奴皁隸破野頭耳，父兄子弟，並受隋恩，富貴累世，舉朝莫二。主上失德，不能死諫，反行弒逆，欲規篡奪。不追諸葛瞻之忠誠，乃為霍禹之惡逆，天地所不容，將欲何之！若速來歸我，尚可得全後嗣。」化及默然，俯視良久，瞋目大言曰：「與爾論相殺事，何須作書語邪！」密謂從者曰：「化及庸愚如此，忽欲圖為帝王，吾當折杖驅之耳！」化及盛修攻具以逼倉城，世勣於城外掘深溝以固守，化及阻塹，不得至城下。世勣於塹中為地道，出兵擊之，化及大敗，焚其攻具。

時密與東都相持日久，又東拒化及，常畏東都議其後。見蓋琮至，大喜，遂上表乞降，請討滅化及以贖罪，送所獲凶黨雄武郎將於洪建，遣元帥府記室參軍李儉、上開府徐師譽等入見。皇泰主命戮洪建於左掖門外，如斛斯政之法。元文都等以密降為誠實，盛飾賓館於宣仁門東。皇泰主引見儉等，以儉為司農卿，師譽為尚書右丞，使具導從，列鐃吹，還館，玉帛酒饌，中使相望。冊拜密太尉、尚書令、東南道大行台行軍元帥、魏國公，令先平化及，然後入朝輔政。以徐世勣為右武候大將軍。仍下詔稱密忠款，且曰：「其用兵機略，一稟魏公節度。」

元文都等喜於和解，謂天下可定，於上東門置酒作樂，自段達已下皆起舞。王世充作色謂起居侍郎崔長文曰：「朝廷官爵，乃以與賊，其志欲何為邪！」文都等亦疑世充欲以城應化及，由是有隙，然猶外相彌縫，陽為親善。

秋，七月，皇泰主遣大理卿張權、鴻臚卿崔善福賜李密書曰：「今日以前，鹹共刷蕩；使至以後，彼此通懷。七政之重，佇公匡弼；九伐之利，委公指揮。」權等既至，密北面拜受詔書。既無西慮，悉以精兵東擊化及。密知化及軍糧且盡，因偽與和；化及大喜，恣其兵食，冀密饋之。會密下有人獲罪，亡抵化及，具言其情，化及大怒；其食又盡，乃渡永濟渠，與密戰於童山之下，自辰達酉；密為流矢所中，墮馬悶絕，左右奔散。追兵且至，唯秦叔寶獨捍衛之，密由是獲免。叔寶復收兵與之力戰，化及乃退。化及入汲郡求軍糧，又遣使拷掠東郡吏民以責米粟。王軌等不堪其弊，遣通事舍人許敬宗詣密請降；密以軌為滑州總管，以敬宗為元帥府記室，與魏徵共掌文翰。敬宗，善心之子也。

房公蘇威在東郡，隨眾降密，密以其隋氏大臣，虛心禮之。威見密，初不言帝室艱危，唯再三舞蹈，稱「不圖今日復睹聖明！」時人鄙之。化及聞王軌叛，大懼，自汲郡引兵欲取以北諸郡，其將陳智略帥嶺南驍果萬餘人，樊文超帥江淮排，張童兒帥江東驍果數千人，皆降於密。文超，子蓋之子也。化及猶有眾二萬，北趣魏縣；密知其無能為，西還鞏洛，留徐世勣以備之。

乙巳，宣州刺史周超擊朱粲，敗之。

丁未，梁師都寇靈州，驃騎將軍藺興粲擊破之。

突厥闕可汗遣使內附。初，闕可汗附於李軌；隋西戎使者曹瓊據甘州誘之，乃更附瓊，與之拒軌；為軌所敗，竄於達斗拔谷，與吐谷渾相表裡，至是內附，上厚加慰撫。尋為李軌所滅。

薛舉進逼高址，遊兵至於豳、岐，秦王世民深溝高壘不與戰。會世民得瘧疾，委軍事於長史、納言劉文靜、司馬殷開山，且戒之曰：「薛舉懸軍深入，食少兵疲，若來挑戰，慎勿應也。俟吾疾愈，為君等破之。」開山退，謂文靜曰：「王慮公不能辦，故有此言耳。且賊聞王有疾，必輕我，宜曜武以威之。」乃陳於高址西南，恃眾而不設備。舉潛師掩其後，壬子，戰於淺水原，八總管皆敗，士卒死者什五六，大將軍慕容羅□、李安遠、劉弘基皆沒，世民引兵還長安。舉遂拔高址，收唐兵死者為京觀；文靜等皆坐除名。

乙卯，榆林賊帥郭子和遣使來降。以為靈州總管。

李密每戰勝，輒遣使告捷於皇泰主。隋人皆喜，王世充獨謂其麾下曰：「元文都輩，刀筆吏耳，吾觀其勢，必為李密所擒。且吾軍士屢與密戰，沒其父兄子弟，前後已多，一旦為之下，吾屬無類矣！」欲以激怒其眾。文都聞之，大懼，與盧楚等謀因世充入朝，伏甲誅之。段達性庸懦，恐事不就，遣其婿張志以楚等謀告世充。戊午夜三鼓，世充勒兵襲含嘉門。元文都聞變，入奉皇泰主御乾陽殿，陳兵自衛，命諸將閉門拒守。將軍跋野綱將兵出，遇世充，下馬降之。將軍費曜、田闍戰於門外，不利。文都自將宿衛兵欲出玄武門以襲其後，長秋監段瑜稱求門鑰不獲，稽留遂久。天且曙，文都引兵復欲出太陽門逆戰，還至乾陽殿，世充已攻太陽門得入。皇甫無逸棄母及妻子，斫右掖門，西奔長安。盧楚匿於太官署，世充之黨擒之，至興教門，見世充，世充令亂斬殺之；進攻紫微宮門。皇泰主使人登紫微觀。問：「稱兵欲何為？」世充下馬謝曰：「元文都、盧楚

等橫見規圖；請殺文都，甘從刑典。」段達乃令將軍黃桃樹執送文都。文都顧謂皇泰主曰：「臣今朝死，陛下夕及矣！」皇泰主慟哭遣之，出興教門，亂斬如盧楚，並殺盧、元諸子。段達又以皇泰主命開門納世充，世充悉遣人代宿衛者，然後入見皇泰主於乾陽殿。皇泰主謂世充曰：「擅相誅殺，曾不聞奏，豈為臣之道乎！公欲肆其強力，敢及我邪！」世充拜伏流涕謝曰：「臣蒙先皇采拔，粉骨非報。文都等苞藏禍心，欲召李密以危社稷，疾臣違異，深積猜嫌；臣迫於救死，不暇聞奏。若內懷不臧，違負陛下，天地日月，實所照臨，使臣闔門殄滅，無復遺類。」詞淚俱發。皇泰主以為誠，引令升殿，與語久之，因與俱入見皇太后；世充被發為誓，稱不敢有貳心。乃以世充為左僕射、總督內外諸軍事。比及日中，捕獲趙長文、郭文懿，殺之。然後巡城，告諭以誅元、盧之意。世充自含嘉城移居尚書省，漸結黨援，恣行威福。用兄世惲為內史令，入居禁中，子弟鹹典兵馬，分政事為十頭，悉以其黨主之，勢震內外，莫不趨附，皇泰主拱手而已。

李密將入朝，至溫，聞元文都等死，乃還金墉。東都大饑，私錢濫惡，太半雜以錫環，其細如線，米斛直錢八九萬。

初，李密嘗受業於儒生徐文遠。文遠為皇泰主國子祭酒，自出樵采，為密軍所執；密令文遠南面坐，備弟子禮，北面拜之。文遠曰：「老夫既荷厚禮，敢不盡言！未審將軍之志欲為伊、霍以繼絕扶傾乎？則老夫雖遲暮，猶願盡力；若為莽、卓，乘危邀利，則無所用老夫矣！」密頓首曰：「昨奉朝命，備位上公，冀竭庸虛，匡濟國難，此密之本志也。」文遠曰：「將軍名臣之子，失塗至此，若能不遠而復，猶不失為忠義之臣。」及王世充殺元文都等，密復問計於文遠。文遠曰：「世充亦門人也，其為人殘忍褊險，既乘此勢，必有異圖，將軍前計為不諧矣。非破世充，不可入朝也。」密曰：「始謂先生儒者，不達時事，今乃坐決大計，何其明也！」文遠，孝嗣之玄孫也。

庚申，詔隋氏離宮游幸之所並廢之。

戊辰，遣黃台公瑗安撫山南。

己巳，以隋右武衛將軍皇甫無逸為刑部尚書。隋河間郡丞王琮守郡城以拒群盜，竇建德攻之，歲餘不下；聞煬帝凶問，帥吏士發喪，乘城者皆哭。建德遣使吊之，琮因使者請降，建德退捨具饌以待之。琮言及隋亡，俯伏流涕，建德亦為之泣。諸將曰：「琮久拒我軍，殺傷甚眾，力盡乃降，請烹之。」建德曰：「琮，忠臣也，吾方賞之以勸事君，奈何殺之！往在高雞泊為盜，容可妄殺人；今欲安百姓，定天下，豈得害忠良乎！」乃

徇軍中曰：「先與王琮有怨敢妄動者，夷三族！」以琮為瀛州刺史。於是河北郡縣聞之，爭附於建德。

先是，建德陷景城，執戶曹河東張玄素，將殺之，縣民千餘人號泣請代其死，曰：「戶曹清慎無比，大王殺之，何以勸善！」建德乃釋之，以為治書侍御史，固辭；及江都敗，復以為黃門侍郎，玄素乃起。饒陽令宋正本，博學有才氣，說建德以定河北之策，建德引為謀主。建德定都樂壽，命所居曰金城宮，備置百官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